# 今文尚書經說考

六書正譌云霸俗作必駕反以爲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非本義王霸字本作伯月魄字作霸其義始正啇樅攷說文云霸雨濡革也从雨从革讀若膊然則此經當從說文作霸也劉歆以生魄爲望僞孔傳以爲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其說皆非也

白虎通日月篇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八日成光二八十六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

楊子法言五百篇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

周公初基作新邑於東國雒四方民大和會

尚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案僞孔傳本尚書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據伏生大傳引書作新邑則今文尚書邑上無大字也鄭注尚書

云此時未作新邑基謂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謂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衆卽功作效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踐平已至是鄭注此經亦依伏生大傳爲說也洛皆當作雒

漢書王莽傳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使朝用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畢集平平或作平平亦大也作二旬大功畢集○又曰書之作雒○又曰天下和會

又翼奉傳曰昔成王徙洛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
誥治

尚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
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
王

國語周語侯衛賓服韋昭注曰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
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謂之賓服常
以服貢賓見于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
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公康誥
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又曰自商以前並畿內爲五服

武王克商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爲

九服

案據韋昭解侯衛引康誥云式則知大傳所云四年

建侯衛即此經侯甸男邦采衛侯衛者總侯圻至衛

圻包五服而言之五服之人即事於周者公皆勉勞

之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不見要服以遠于役事恒

闕焉

漢書公孫宏傳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

而化五年而定

又王莽傳周公居攝蓋權時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〇注孟迎也十八嚮入太學為成人博問庶士事也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攷爾雅釋詁鴻代也洪鴻古通尚書鴻水鴻範字本作鴻後人輒改為洪此經僞孔傳釋洪為大非是周公於成王代攝其位即代行其政故於征伐代為發誥則大誥是也於封建代為發誥則康誥是也左傳僖

三十一年衛甯武子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

康叔之封衛實周公代成王命之故云不可以閒成

王周公之命祀也鄭注此篇依大傳畧說以太子十

八曰孟侯謂呼成王則知以鴻爲代亦依伏生之訓

也伏生書傳是未經秦火之前所受師說蓋七十子

以來遞有師承者故鄭君據而用之趙岐孟子注亦

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則亦以孟侯爲成

王可知也

漢書地理志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

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衛蔡叔尹之以監殷

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洛邑

又王莽傳尚書康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爲諸侯之長也

案漢志以孟侯爲康叔號誼與伏生不同蓋小夏侯之說也夏侯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

勝爲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是建章句有與大夏侯及歐陽氏不同者固之從祖班伯從鄭寬中受小夏侯尚書固修其世業當亦習小夏侯之學也

風俗通過譽篇曰河内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既微而紂之化猶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後漢書蘇竟傳曰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

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昔周文王十五而有武王遂

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亂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祥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畏畏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西土惟時怙

尚書大傳周傳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

案荀子正論篇書曰克明明德謂王道貴宣明不當以元而難知使人疑段玉裁曰按此引康誥也荀卿多一明字凡經傳言明明者皆謂明而又明也楊倞注引書多方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誤矣尚

書大傳嘗是本作明此必後人所改大傳孫卿言明明皆今文尚書也禮記大學篇康誥曰克明德春秋成二年左傳申公巫臣語楚莊王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此檃栝引古之體自惟乃丕顯考文王至肇造我區夏皆栝於二語中僖三十三年引康誥父不慈數語昭二十年引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皆此例也禮記左傳引此經明字不重皆同古文尚書者也又春秋成八年左傳韓厥言於晉侯曰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明德家上文釋之宣十五

年左傳晉侯賞中行桓子亦賞士伯羊舌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明德書上文也造周下文用肇造我區夏也

尙書大傳周傳曰子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平吾意者以不和平之平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愼罰○注云錯處也遂行也

王伯厚藝文志考漢人引祗祗畏畏顯民

徐幹中論法象篇文王祗畏造彼區夏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祗祗威威江聲曰威當讀爲畏
下經惟文王敬忌鄭注云祗祗威威是也鄭以威威
訓爲畏忌則可知古文威字當讀從今文爲畏矣徐
幹中論引書作祗畏與鄭君合皆據今文尚書也
後漢書質帝紀本初元年詔曰書云明德慎罰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詔曰朕業肇基造我區夏
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尚書大傳周傳曰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
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命則行禁則止動
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

斷虞芮之質二年代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代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注畎夷混夷也詩云混夷駾矣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冠

案通鑑前編紂十有八祀西伯伐邘注引徐廣曰邘城在野王縣西北大傳作于先大夫曰據此則大傳邘字作于也史記集解引徐廣說下云音于是史記本作邘不作邢邢諸家引作邢非

論衡初禀篇康叔舊叔字譌作王今訂正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

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于天天乃大命之也

案論衡此說與尚書大傳誼合

趙岐孟子盡心篇注康誥曰昌聞于上帝

案仲任邠卿引此經均以昌字下屬爲句與僞孔傳句讀異王鳴盛曰昌聞于上帝爲句古讀也昌有上進意故云昌聞讀如汜勝之農書云土長昌橛之昌君奭篇亦有此五字也

壹戎殷誕受厥命粤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

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云戎兵也衣讀如殷

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

案春秋宣六年左傳晉中行桓子曰周書曰殪戎殷杜預注云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解與鄭異杜預時古文之學盛行古文尚書壹戎殷作殪戎殷元凱殪盡之訓當即本於賈馬古文家說鄭君中庸注引壹戎殷以爲一用兵伐殷此用今文家說也攷呂氏春秋愼大覽云湯爲天子夏民大說親郼如夏高誘注云郼讀如衣今兖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與鄭說相合誘亦用今文尚書也古文今文文誼

異者甚多各存其是不必強爲之解使歸于一也王鳴盛謂杜預左傳注以文王事移屬武王望文爲說不足據信今案論衡引書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不連壹戎殷之文則是壹戎殷誕受厥命自是言武王伐殷事故下文云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寡兄者寡有之兄謂武王也詩大雅刑于寡妻鄭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勗僞孔傳云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正義不言馬王注義之同異知古文家皆以寡兄爲武王與今文家解同也

王曰於戲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女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史記衛世家曰周公乃申誥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

案史記所言卽約此康誥敷求于殷先哲王以下至用康保民之文也於戲隸古定本作嗚乎今據潛夫論引經文下作於戲則知此篇今文皆作於戲也江聲曰衣讀當爲殷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君讀衣爲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故爲衣也逸周書世俘

解曰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是文考嘗聞商先王之德言而奉行之茲承祗遹乃文考之下而言紹聞衣德言則是紹述文考所聞于殷者矣此下文言敷求殷先哲王又言丕遠惟商耇成人則此必讀衣爲殷乃與下文意相貫也

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荀子富國篇曰足國裕民而善藏其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誼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楊倞注宏覆如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寛裕女身也

案荀卿引此證足國裕民之說也宏覆乎天僞孔傳本尙書作宏于天今據荀子則宏下有覆字又于字作乎荀子所引書在秦火未焚以前宜爲可信也段玉裁曰宋版本荀子書乃身之下有不廢在王庭五字元刻近刻皆無之今尙書庭作命與荀所引亦異

王曰於戲小子封恫矜乃身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恫矜〇章懷注尙書曰恫矜乃身孔注曰恫痛矜病也矜音古頑反

案今本尙書矜作瘝正義引鄭注曰恫瘝乃身刑罰及已爲痛病王鳴盛曰鄭以恫爲痛者釋言文又以

瘝爲病者鄭本必作鰥也釋詁鰥病也與鰥寡字同从魚不从疒後人以其訓病改从疒召誥智藏瘝在皆非也段玉裁曰据後漢書注蓋唐初本尙作矜古書鰥字多作矜可證瘝之爲俗字矣或疑郭注引書已作瘝玉裁以爲郭注瘝字恐是俗改舊本作鰥也喬樅謂後漢書和帝詔用康誥語字作矜則今文尙書作矜無疑其作鰥者蓋古文尙書也章懷注引尙書作矜乃順後漢書之文耳

敬哉天威棐諶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毋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風俗通十反篇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

文選班固幽通賦實棐諶而相訓〇李善注尚書曰天威棐諶與忱古字通也

案郭璞爾雅注引尚書亦作天威棐忱是知作忱者古文尚書也作諶者今文尚書也威字古文今文並同僞孔傳以天德可畏釋天威二字後人遂改經天威作天畏非是

史記三王世家封廣陵王策曰毋侗好軼又曰保國艾民可不敬與〇褚少孫曰毋侗好逸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

漢書武五子傳毋桐好逸○應劭曰無好逸遊之事○

張晏曰桐音同桐輕脫之貌也

案段玉裁云此疑卽康誥無康好逸豫之異文蓋今

文尙書也喬樅謂侗桐古通用字如倥侗亦作空桐

是其驗已據褚少孫釋毋侗好爲無長好則侗有長

之訓誼矣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說苑貴德篇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韋昭國語注曰怨不在大或大而不爲從亦不在小或

禍難起小怨

案晉語知伯國諫襄子引周書與說苑所載文同韋注云云當亦用今文家尚書說怨不在大小者謂怨之起恒不可以意度此小民所以難保也僞孔傳乃云不在大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則二句止一意專以小怨爲言其誼未足

惠不惠茂不茂熙女惟小子乃服惟宏

春秋昭八年左傳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

案隸古定本尙書茂字作懋與左傳所引文異然懋茂古多通用據董子引此詩懋哉懋哉作茂哉茂

哉知今文尚書懋皆爲茂字則此經懋不懋今文尚書作茂不茂同於左傳所引文可知也段玉裁曰孔傳本已汝惟小子以大誥例之知今文尚書已作熙左傳引周書云云此與周書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文法正同皆櫽栝之法造周卽經文肇造我區夏也服宏大卽經文乃服惟宏也下文王應保殷民小子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兩層鋪敘孔傳讀宏王爲句非是喬樅謂段說良允此篇周公以戒成王及康叔故云王應保殷民女小子亦惟助王應保殷民也時殷亂方定尚多反側故戒以民怨無恒宜順而

勉之服以寬大也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禮記大學篇康誥曰作新民

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

潛夫論述赦篇尙書康誥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惡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

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可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

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明者愼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

案此所述皆今文尙書說也古文尙書作烏呼今文尙書作於戲證以漢石經殘碑字可定矣僞孔本匪省作非眚匪終乃惟省哉作非終乃惟眚災肆作辜亦作乃釋文云眚本亦作省攷堯典怙終賊刑眚災

肆赦鄭注云怙其姦宄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是康誥此節正本堯典之文鄭君堯典注誼正與潛夫論相同皆用今文家說也詛非眚省古均通用災古作烖與哉亦通辜罪訓同乃作亦蓋今文尙書之異文也今本潛夫論式爾譌作戒爾惡人譌作恐人玆訂正之爾雅釋言式用也江聲云式爾者故用如此適爾者適然如此其誼是已周公以此勑康叔者左傳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蓋康叔封於衛又入爲周司寇故以明罰勑之也論衡答佞篇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

誅故貫誤

王曰於戲封有敘時句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荀子富國篇曰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案僞孔傳本力作勑而作若與荀子文異攷荀子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詩申公毛公之學春秋穀梁左氏之學皆其所傳也伏生尙書本齊學溯其師承與

荀子當亦相同故荀子引尚書多有與今文家言韶
合者而於古文尚書則不必皆同也江聲曰讀此經
當以時字屬上有敘爲句知當然者據僖二十三年
左傳晉卜偃引周書曰乃大明服荀子富國篇引書
曰乃大明服皆不聯引時字明時當屬有敘讀之此
承上文謂有順是殺終赦眚之法也又據荀子則此
經和若之誼爲和順有疾之誼爲急疾言民其勤勉
於和順甚疾速矣段玉裁曰案元刻及今本荀子皆
力作勑而作若據楊倞注云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
速以明效上之急也則宋本作力作而是也與古文

尙書異古音力勑同部而若雙聲段氏精於考校者今從之

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詔曰儉以恤民政致康乂

又梁商傳商上疏曰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

大學篇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注曰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

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孟子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趙注曰以赤子無知故救之

案鄭氏趙氏兩注皆用今文尚書說也王鳴盛云康誥若保赤子須用孟子誼乃始允合蓋此主用刑而言言民犯法如赤子無知觸陷於死地吾保救之民自安治雖用刑而不專於刑也江聲亦云詳孟子之意謂愚民無知與赤子同其或入於刑辟猶赤子之入井非其罪也保赤子者必能扶持防護之使不至於入井保民者當明其政刑以教道之使不陷於罪戾此孟子說書之意正此經之指也

非女封刑人殺人毋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刵人毋或劓刵人

案尚書正義曰劓於五刑爲截鼻而有刵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云劓刵易噬嗑上九云荷校滅耳鄭元以爲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段玉裁曰此條語意未明云臣從君坐之刑疑是冡上文舉鄭周易注也或系之尚書鄭注云僖二十八年左傳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衛侯不勝刖鍼莊子此臣從君坐之證鄭尚書注是刖字經文刵當爲刖之誤呂刑刵劓劅剠說文引作刖劓歇鯨亦當改刵爲刖竊謂此說文誤耳不得據誤改經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罪臏鄭注周禮孝經皆用之刖

自有犯條不得以臣從君坐之刑釋刵也臣從君坐此必鄭氏說周易語今不得詳矣不當證以左氏也康誥呂刑皆有刵不得云古無刵刑喬樅謂鄭君以刵爲臣從君坐之刑自是易注語然安知鄭非據今文尙書說以注易乎刵字今文尙書惟見於此篇呂刑之刵劓劅剠三家今文爲臏宮劓割脰庶剠與古文尙書不同又此經毋字僞孔本作無案毋者禁止之辭與無義別洪範篇毋偏毋頗毋黨毋偏毋有作好毋有作惡今文皆作毋毋皆禁止之辭毋或卽毋有以洪範篇例之則今文此經必作毋字僞孔本乃作

無非也

王曰外事女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尙書大傳周傳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德毋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

荀子正名篇曰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云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言殷刑之允當也

案王鳴盛云據荀子則知命康叔師殷罰不但因其

國俗亦以殷刑最尤故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周禮鄉士職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曰要爲其

罪法之要辭

國語晉語蔽獄之日○韋昭注曰蔽決也

案周禮小司寇職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

用情訊之至於旬乃蔽之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死

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遂士二旬而職聽於

朝縣士三旬而職聽於朝皆司寇聽之方士三月而

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於朝即此經所云是也旬謂十日時謂三月此舉旬時以該二旬三旬耳王制曰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王制所言亦多殷制也

王曰女陳時臬句事罰蔽殷彝句 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句女惟曰未有順事

荀子致仕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楊倞注曰當先教後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又宥坐篇曰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

以即子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案僞孔傳本作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女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與荀子所引書文異江聲曰蓋僞孔氏妄增以亂經也此經讀當以女陳時臬爲句與上文女陳時臬同事罰蔽殷彝爲句義刑義殺勿庸以即爲句彝常也法也義之言宜也女陳是法以從事於罰斷以殷之常法雖宜刑宜殺勿庸以即刑殺女惟曰未有順導民之事言當先教後罰也段玉裁曰王肅私定家語始誅篇引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注曰庸用也即就

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據注文則引經愼字亦當同荀卿作順轉寫之譌也順遜義同學記不陵節而施之謂遜說苑作曰順今文尙書五品不訓古文尙書作不遜訓其本字遜其假借字也荀卿王肅作卽尙書作次古音次同㯃在第十二部如次室之女一作漆室之女小篆垐字古文作堲周禮巾車故書軟字讀爲㯃皆其證王肅依傍荀卿荀卿之所據必非壁中本故字異而長短亦不同疑與今文尙書合也喬樅謂家語引經文與荀子

同而王肅之注則與僞孔傳誼合昔人疑孔傳出肅手僞作非無因也

熙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句朕德惟乃知

案僞孔傳本熙字作已段氏玉裁謂以大誥例之已今文皆當作熙也江聲曰此經讀當以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爲句若如僞孔傳以朕心屬下爲誼則朕心朕德語似重複定六年左傳云大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據此可見康叔與周公一心故曰未有如女封之心我心者我之德惟女知之此周公推心致誠欲康叔深念已訓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

荀子君子篇曰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楊倞注曰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也

案王鳴盛云此以自作服罪解蓋殺人取貨惡之大者有誅無赦必服其罪荀義得之僞傳非也

孟子萬章篇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趙注

曰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於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

案說文攴部云敃冒也从攴昏聲周書曰敃不畏死心部云慜怨也从心慜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慜此皆古文尚書也然則孟子書所引康誥蓋與今文同邠卿註以譈爲殺誼亦與古尚書說異當是用今文家之訓僞孔本無凡民二字又不字作弗與古文今文皆不合矣王鳴盛曰孟子引康誥此三句而申之曰

是不待教而誅者也對上文勿庸以卽惟曰未有順
事先教後刑此殺人取貨昭然服罪故不教而誅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
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乃弗
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惟弔茲不於我
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元年詔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
友弟不恭不相及也
又冦榮傳榮上書曰如犯元惡大憝足以陳於原野備

刀鋸

潛夫論榮辱篇堯聖父也而丹朱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佑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

又述赦篇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

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風俗通皇霸篇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鄭志曰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

保相受刑罰賡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尙寬不知書禮孰錯未達旨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敕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

案左傳僖三十三年臼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謂各用文王之法刑之不是罪子又罪父刑弟復刑兄是不相及也又昭二十年苑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正義曰

此引其意而言之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刑此不孝不慈之人無赦也刑不慈者不可刑其父又刑其子刑不孝者不可刑其子又刑其父是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王鳴盛曰父不慈四句雖似櫽括此經子弗祇服厥父事八句之文而罪不相及則此經無之蓋逸文也反側初平用法宜寬猛相濟刑茲無赦決嚴矣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疑此下即當繼以曰季所引云云然不可攷矣段玉裁曰按左氏興於章帝時章帝此詔實用左氏也此櫽栝引古之體猶文王所以造周康叔所以服宏大文法一例而漢詔鄭志皆

以不相及之云系之康誥則在漢時曉然信經義如此𥡴謂古政正通用政人者正人也正人得罪者正其得罪之人而罪之不自我罪其本人而相及則民彝大泯亂是以行文王之法刑此本人無赦而已所謂凡民自得罪也此古義也兩得罪字正相應不相及者卽左氏刑不濫之說正其人之得罪金縢所云罪人斯得也

後漢書楊彪傳孔融曰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案三國崔季珪傳注引孔融曰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與後漢書楊彪傳載孔融語文同

又謝弼傳弼上封事曰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熙女乃其速由玆義率殺

案尚書正義云戛猶楷也言爲模楷之常故戛爲常也段玉裁曰此得古訓故之意禹貢納秸即楷字也地理志作戛皐陶謨戛擊鳴球明堂位作楷擊皆其比例喬樅謂正義此訓當是晉宋間諸家集解所引漢儒尚書舊詁而正義採用之蓋三家今文之章句解詁也熙隸古定本作已以大誥例之今文當亦作

熙又尚書正義引鄭注以訓人爲師長攷禮記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是庶子職主訓教子弟故曰訓人而鄭以師長釋之竊謂此三句當即承上父不慈子不祗而言有此不率常法者毋即相及連坐惟庶子訓教之使歸於正亦所謂先教後罰之意也若於其小臣諸節乃別有布施私恩要譽於民弗念弗用其訓教之道惱民於罪從而刑之以病其君是乃長民之惡惟我所深惡者女其速行此義率殺之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

命乃非德用乂女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荀子君道篇曰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案荀子所引無乃裕民以下十字段玉裁曰此蓋櫽栝引之或所據不與壁中本同也懌作擇古擇澤釋懌通用古無懌字多用上三字爲之一人以擇擇卽懌也上文所謂身佚而國治也敬忌上文所謂急得

其人也

說苑君道篇虞芮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案虞芮之君見文王云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亦化而讓田是所謂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也王鳴盛曰尚書正義云文王所敬忌卽敬德忌刑鄭云祗祗威威是也敬忌爲祗祗威威則擇人是庸庸矣謂擇得其人一人已足致治也王說亦足以

備一解

鹽鐵論取下篇曰文王作刑國無怨獄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女德之說於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於天

王哉於戲敬哉毋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寍不女瑕殄

史記三王世家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俷德○孫廣

曰俷一作非○索隱曰蘇林曰非廢也本亦作俷俷敗也孔文祥云非薄也漢書作棐

褚少孫曰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俷德者勿使上背德也

案此兩無字當本作毋故褚先生以勿字爲訓也

漢書武五子傳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作棐德○服虔曰棐薄也○師古曰棐古匪字也匪非也

案此策文用今文尚書康誥語也段玉裁曰毋俷德疑亦用康誥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等語

今攷褚先生曰無俷德者勿使上背德也則俷非棐

皆非正字其字正作非非說文非違也从飛省下翅取

其相背故稽先生訓非德為上背德漢人訓故之學

皆有依據後人釋爲薄釋爲廢釋爲敗者皆失之古

飛字多作蜚易飛遯亦作肥遯皆同音通用此丕則

蓋與無逸丕則有愆同孔傳訓則爲法非是喬樅謂

據漢書毋作棐德則知今文尚書勿作非誤非變勿

字亦當作毋字也

王曰於戲肆女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女念哉無我殄享明

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大學篇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矣○鄭注命天命也天命不于常言不專佑一家也

史記三王世家齊王閎策曰烏呼念哉其朕之詔惟命不于常○又曰保國乂民可不敬與○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善則得之惡則失之

案此策文亦用今文尚書康誥語也索隱云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放武帝時書惟有歐陽生則所據康誥乃歐陽尚書也春秋成公十六年傳范文子曰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襄二十三年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訓誼竝同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誥女乃以殷民世享

案江聲云此讀當以勿替敬爲句典聽朕誥爲句酒誥末曰典聽朕毖正與此典聽朕誥文同替是言終亟丁寧之語以彼文況此自當讀然也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十八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十六

酒誥第七十六

今文尚書十五

成王若曰

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尚書正義引鄭注　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尚書釋文引馬注

案尚書釋文云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

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鄭云所言者謂衛賈所說也近人删所字非據正義則馬鄭王及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作成王若曰據釋文所引馬注則衛宏賈逵本亦有成字是古文今文竝同而僞孔本獨無成字蓋因馬季長說而删之也然則僞孔本之或異於馬鄭王本殆不可信矣叚玉裁曰按魯世家

周公告太公召公曰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又誡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尙書大傳荀子堯問篇韓詩外傳所載皆同尙書大傳金縢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史記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詳玩此等皆實生稱成王如湯生稱武王之比三家之說固可信也況顧命云翌日乙丑成王崩尤顯可證乎僞孔删去成字大非馬君云後錄書者加之亦非也馬於顧命注曰安民立政曰成

蓋謂成爲死謚非生稱與酒誥注相表裏而不知初
崩未有謚春秋之例曰公薨至葬而後曰葬我君某
公又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
田成子棄大慶古今質疑以其人見在而呼謚爲史
家誤筆按史記舉齊人成語不應有誤上文云田乞
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下文又云田常卒子襄子
代立相齊常謚爲成子不應複贅如是疑亦生偁成
子死用爲謚也

明大命於妹邦

史記衛世家曰周公申誥康叔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

湎酗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謂之酒誥以命
之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妹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沬之鄉則沬之北沬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故鄭詩譜云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又云更於此二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幷此二國江聲曰春秋傳吳公子札請觀周樂工爲之歌邶鄘衛而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然則康叔兼有邶鄘沬邦固其

封內之地也喬樅謂鄘稱沬鄉即妹邦也沬妹聲同
疑皆牧字之假借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妹邦即牧養
之地牧養二字未詳何解當是牧野之譌沬牧雙聲
說文土部云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
於坶野从土母聲皇甫謐亦云牧野在朝歌南七十
里鄘在朝歌之南又有沬鄉正牧野之地也鄭注尚
書妹邦引詩沬鄉爲證或三家文作沬國與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
大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論衡譴告篇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何則
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
又語增篇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愼酒
也朝夕戒愼則民化之
文王誥教小子有政有事毋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
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韓非子說林篇康誥曰毋彝酒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
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無彝酒攷今文尙書凡禁止之

辭皆作毋字據韓非子引書正作毋字與今文合此所引出酒誥而韓非子系之康誥段氏玉裁以爲周時通以酒誥梓材爲康誥也

周禮萍氏謹酒注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彝酒

案周禮賈疏云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彝常也不得常飲段玉裁曰古政正通用賈疏當用鄭本鄭注也喬樅謂僞孔傳本作有政有事釋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釋文不言馬鄭王本文異則古文尚書作正可知鄭君周禮注所引書蓋據三家今文故作政字

賈疏以有政爲大臣有事爲小臣當亦周禮舊注所
引用今文家尚書之說故與孔傳誼異也
尚書大傳酒誥傳曰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
室有事族人皆侍終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
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
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
是媟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
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
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意也是故祀禮
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注事謂祭祀大宗謂卿大

夫以下宗室大宗子之家也禮志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賓資友助祭者出猶去也忠厚也復反也

案尚書正義云衆國祀得飲酒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出與不出之事亦一照之驗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句欽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白虎通商賈篇商之爲言商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固有其物以待民來

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卽如是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

案據白虎通引書是讀肇牽車牛遠服賈用爲句詩大雅曰賈用不售亦以賈用二字連文是其證也隸古定本尚書作孝養厥父母僞孔傳以用屬下讀釋云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與白虎通所引不同段玉裁曰方字疑當作下此謂如書言牽車牛遠服賈用似非止曰賈矣然書下文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則非遠遊不返仍是止曰賈也班蓋用字上屬

爲句孝養二字作欽字今文尚書然也喬樅又案爾雅釋言云肇敏也郭璞注引書肇牽車牛爲證其誼與孔傳異當亦本爾雅漢注所用今文家尚書說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尚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烝社不敢遊飲六十以上遊飲也

案小戴禮鄉飲酒記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

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
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君
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
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又射義云酒者所以
養老也此經云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羞
耇卽養老之謂古者天子諸侯皆有養老之禮百官
與執事焉惟老成有德者始得用酒以養爾庶士助
君養老乃亦得醉酒而飽德故云爾克永觀省作稽
中德也江聲曰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逸旅
酬也詩賓之初筵曰舉酬逸逸毛傳云逸逸往來次

敘也禮記中庸說宗廟之禮云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是祭亦有旅酬之禮故云爾乃自介用逸戒慎酒而示以飲酒之則庶幾人易從而亦不至於酗酒矣喬樅謂禮大小戴皆傳自夏侯與今文尚書同一師承故其說與今文家書說合

王曰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於酒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易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於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

孫也

案史記殷本紀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是帝乙紂父也易泰及歸妹皆云帝乙歸妹乾鑿度皆以爲湯之嫁妹而此又爲紂父者殷道質以生日爲名元孫之孫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也元孫之孫適遠近言之雖十世百世亦謂之孫也隸古定本成湯下有咸字據乾鑿度文則此經咸字當在成王之上謂自成湯至於帝乙咸成王畏相咸皆也言皆成就王德敬畏輔相也乾鑿度用今文尚書故與古文異

越在外服侯甸任衛作國伯

白虎通爵篇曰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百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

案隷古定本作侯甸男衛邦伯白虎通引尚書男作

任邦作國又多作字此今文尙書也所言公侯伯子男之誼及三等五等服周之制卽今文尙書說也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於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說文水部曰湎沈於酒也从水面聲周書曰罔敢湎於酒

## 酒

案詩蕩篇曰天不湎爾以酒鄭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正義引鄭酒誥註云飮酒齊色曰湎謂飮酒而醉面皆變爲一色又釋文引韓詩說曰飮酒閉門不出客曰湎皆沈於酒之謂也韓詩說及鄭箋蓋皆用

今文家尚書說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於民祇保越怨不易

高誘呂氏春秋分職篇注曰飲酒合樂曰酣

說文酉部曰酣酒樂也从酉甘聲

案酒樂當謂飲酒而作樂也即高誘所云飲酒合樂之謂此用今文尚書說

誕惟厥縱淫泆於非彝用燕喪威儀

史記殷本紀紂大取樂戲於沙邱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

論衡語增篇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謂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邱酒池肉林長夜之飲忘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傳書家欲惡紂故言增其實也

案詩蕩篇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與酒誥所云在今後嗣王酣身誕惟厥縱淫佚於非彜用燕喪威儀正同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即

長夜之飲湎戲無度則書家所言未必皆增其實也

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於酒不惟自息乃逸

說文血部曰衋傷痛也从血聿皕聲周書曰民罔不衋

傷心

案郭忠恕汗簡云衋古文尚書作衋出義雲章然則

說文引周書作衋據今文也玉篇皿部云衋痛甚也

訓誼與說文同而改入皿部則非疑爲後人所亂非

顧野王之舊也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

白虎通京師篇天子所居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

師尙書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

案據白虎通引尙書是讀此經以不克畏死辜爲句在商邑爲句此今文家說也僞孔傳讀不克畏死句斷辜在商邑謂聚罪人在都邑而用之與今文家異

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於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韋昭國語周注曰登上也芳香不上聞於神

案周語云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登韋注曰腥臊臭惡也登上也云云卽此經之誼說文香部云馨

香之遺聞者嘗亦今文尚書說自酒書正義云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毋於水監當於民監我其可不大監撫於時

中論貴驗篇周書有言人無鑒於水鑒於人也案隸古定本作無中論引周書作毋知徐幹所據蓋今文尚書也攷商書逸篇湯征云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卽此經之誼則民監之言自古有之矣又國語吳語申胥諫吳王曰王盍亦監於人毋監於水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監於水者見面之容監於人者

知吉與凶皆本於此誥之文也

孚惟曰女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

說文力部曰劼愼也从力吉聲周書曰劼毖殷獻臣

案說文云从力吉聲或曰非力力也下力字葢刀之譌又云讀若覃劼不得有覃音亦轉寫之誤疑覃字當爲戛禹貢納秸漢書地理志作納戛其明證也大徐本說文劼毖上有汝字與今本尙書同而小徐本引周書無之豈今文尙書劼毖上無女字歟

大戴禮盛德篇曰內史太史左右手也〇盧辯注云太

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

後漢書荀悅傳申鑒曰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案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正義曰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尚書記言誥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又引鄭尚書注太史內史掌記言行者

是亦以太史內史爲卽左史右史也荀悅申鑒乃云
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與禮記相
反疑是轉寫舛錯耳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
定辟
毛詩祈父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云此
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圻父書曰若壽圻父謂
司馬也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
案詩正義云若壽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
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此司馬職掌封畿

兵甲當作戳字今作析故解之古者析折戳同字得通用故詩作祈尚書作折也又云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詩經釋文云𠷎此古疇字本亦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王鳴盛曰𠷎無此字當是𠷎之誤陸德明不識故以爲古疇字馬鄭音受者蓋以𠷎是語詞作若𠷎於義無取故讀𠷎爲壽訓爲順壽也釋文云本亦作壽或即馬鄭之本喬樅謂馬鄭皆注古文尚書然其間時有讀從今文者此語訓若𠷎爲順壽必本於歐陽夏侯章句詩箋引書若壽折父必是據三家今文也

又案尚書釋文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段玉裁曰白氏六帖薄韋農父字作韋見宋刻白氏六帖卷二十一羣經音辨曰韋違行也音回薄韋農父按此當是據未改釋文也經文本作韋孔云迫迴萬民以迴釋之迴郎回之俗字也馬以違行爲訓違行邪行也左氏傳昭德塞違郎大雅厥德不回之回其字同也釋文曰徐音回徐以孔讀韋爲回故音回也馬孔同讀回而馬訓回邪孔訓回遶衛包淺陋謂韋是皮韋而爲違至開寶乃又改釋文讀者疑馬氏以行訓違矣集韵十五灰曰回古或作違韋亦本未改釋文

也喬樅謂違字後人所改則今文尚書亦當作韋為

正

矧女剛制於酒厥或告曰羣飲女勿失盡執拘獻以歸於周予其殺

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前書音義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云漢人引此句作羣飲女勿失

案今未檢出何書段玉裁曰君奭遏佚前人光漢書王莽傳引書亦作失亦其一證也

說文手部曰拘擒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拘獻

案徐鍇說文繫傳本引周書文如此此今文尚書也徐鉉本無獻字江聲曰鉉本說文凡所不解者輒以意增損鍇則雖有未達仍守舊文不敢改易惟是獻者進於上也卽歸於周也不應重累其文獻當為𤅊壞字也說文水部𤅊議辠也从水獻聲與法同意廌部解灋字云平之如水从水是𤅊與灋之從水皆有取於平之義也王鳴盛曰抲通作苛秋官萍氏掌幾酒鄭注云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彼注苛察正此經所抲羣飲也抲僞孔誤作拘者說文敘俗書之謬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

此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案苛字从艸从可今乃从止从句爲苟字經典所無故許慎以爲不合然則抲之誤爲拘有由來矣段玉裁曰抲獻恐是齊語羲字沙字儀字皆以獻爲之獻音在歌戈部抲獻合二字疊韵成文蓋齊語如是蓋伏生今文尚書如是今文與古文異有古四字今七字者見呂刑有古六字今四字者見洪範喬樅謂江王兩說均允段說亦足以備一解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於

殺王曰封女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於酒

案惟工俗本或誤作百工非是江聲以惟爲衍字謂惟殷之爲紂所道之諸臣工乃沉湎於酒是其久染惡俗故非不可化道者勿用殺之姑且教之僞孔傳說雖有惟字固不可信未足據也又斯字僞孔傳訓此江聲曰詩墓門斧以斯之毛傳斯析也釋文引鄭注尚書云斯析也以證毛詛所引鄭注未言何篇尋繹二十九篇之中鴟鴞金縢皆有兩斯字皆不可訓爲析維此經斯字必作析解乃合有斯明享者有讀當爲又古文或以有爲又如大誥矧曰其有格知天

命召誥劉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皆是也享獻也謂又分析其明用我教者獻之上言有罪皆以歸於周則賢者亦當獻之於上下言不用教者我弗恤之則用教者自當錄用古者諸侯有獻士於天子之制參之上下文以享為獻其誼確矣此節今文若無他書徵引佚句可以旁證姑存江說於此又勿辯乃司偽傳云辯使也段玉裁曰按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馬本俾作辨辯詁平來示乎平一作辨平俾辨一聲之轉皆訓使喬樅謂傳以辯訓使此必襲賈馬舊訓蓋此經古文作辯今文作俾古文家訓辯為使用今

文誼釋古文也

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尚書大傳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案楊子法言問神篇云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王鳴盛曰酒誥今見在何得言俄空李軌吳秘注皆不明稚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即簡脫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簡即此應麟說亦非也劉向校書見有脫簡即應

補入必不任其脫佚但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則伏生今文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所輯圭璧之句想是伏生於他處別得逸文此古文所無者故今酒誥亦無此句其俄空自指全亡非脫一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當之然則酒誥旣已全亡今酒誥甚完善又何從而出反覆攷之韓非子說林篇引酒誥之文以爲康誥蓋伏書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楊子雲偶據其本遂以爲俄空耳